

湘方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三维度比较研究

冯传书

摘要:推广普通话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文化政策,湖南是全国普通话推广工作的重点地区。推广普通话,要从方言的具体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纠正方言中容易犯错的地方。湖南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难点就是克服湘方言和普通话不一致的地方,它包括语音、语汇和语法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又有其具体的内容,需要学习者细心体会,才能提高学习效率。

关键词:湘方言;国家通用语言;三维度比较

作者简介:冯传书,湖南省语言文字培训中心高级政工师,文学硕士(湖南长沙410016)

我国汉语方言分布地域广,语言分歧大,方言之间交际沟通困难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推广普通话已经成为我国一项基本的语言政策。湘方言乃全国七大方言之一,它与普通话存在较大差别。对于湘方言区的人来说,应根据湘方言的特点,纠正方言中容易发生错误的地方,才能有效提高学习效率。因此,湖南普通话推广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就是有针对性地克服湘方言与普通话不一致的问题,具体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入手,即语音维度、语汇维度和语法维度。

一、湘方言地域语音系统之异同与成因

语音是通过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它是人们交流思想的第一性的工具,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我们要学习普通话,掌握普通话,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沟通,首先要学好语音。

语音是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代表一定意义的声音。汉语语音方面的知识,主要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等方面。它们组成普通话的语音系统。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包括21个声母、39个韵母和4个声调,以及音节、音变规律等。学好普通话的关键,是掌握汉语拼音。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批准并决定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为学习普通话语音提供了法定标准和科学依据。因此,掌握普通话语音必须学习汉语拼音方案。

对照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可以发现湘方言语音系统有自己的特点。湖南境内的方言可以分为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等,它们分别有属于自己的语音系统。具体到某一种方言内部,不同片区语音也有区别,这就导致了更加复杂的情况。如湘语内部可以分为5个片,如长益片、娄邵片、衡州片、辰溆片和永全片。在这些分片中,根据语音的细微差别又可以进一步划分成一些小片。比如长益片又可以细分为3个小片:长株潭小片、益沅小片和岳阳小片。衡州片又可以细分为2个小片:衡阳小片和衡山小片等^[1]。之所以做这样的划分,主要是它们的语音系统存在差异,比如对长益片中的长沙话和娄邵片中的湘乡话作比较,长沙话有六个声调,去声分阴阳,入声独立成调类,但无塞音韵尾,全浊声母有的清化,有的只在阳低调中保留。而湘乡话有五个声调,去声分阴阳,入声消失,归入阳平和阴去。有一套完整的全浊声母,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项目(ZD1135-46);湖南省语委2017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专项重大课题(XYJ2017XD01)

等等^[2]。

不同方言有自己的语音系统。同一种方言的不同片区,语音系统亦不同。每一片区内不同小片之间,语音仍然有些微区别。这是湘方言的复杂性所在,也是湖南普通话推广工作的难点之一。就普通话推广工作来说,语音又是最主要的方面,因此,开展方言语音研究,弄清方言语音系统的特点,寻找方言语音和普通话语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关键。

曾毓敏在《湖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一书中,曾列举过几种有代表性的湘方言,考察它们在声韵调方面与普通话的区别。如关于长沙话的声韵调(采用国际音标注音),书中作了十个方面的具体说明^[2]。

(1) 声母 f 带有双唇摩擦,实际音值近于 ϕ 。声母 ts、ts'、s、z 发音部位偏后。

(2) 声母 l 有自由变体 \bar{l} 或 n。

(3) 阳平、阳去调字的清辅音声母带有浊音色彩。

(4) 零声母开口呼音节以元音起头,齐合撮口呼音节开头带有轻微的唇舌同部位摩擦。

(5) 元音 a 作单韵母时为央低元音 A,在韵尾 -i 前偏前,韵尾 -n 前偏前为 a,韵尾 -u 前偏后偏高,为 \bar{a} 。元音 γ 偏央。元音 e 在 ie、ye、iē、yē 韵母中偏低为 E。元音 ə 偏后,在韵尾 -u 前圆唇化。元音 o 偏低。元音 i、y 偏后,i、u 作韵尾时偏低为 I、v。

(6) 韵头(介音)i、u、y 发音短促,带辅音性。

(7) 鼻尾韵 an、ian、uan、yan 中韵尾弱化。元音带鼻化成分,实际音值为 \bar{a}^n 等。

(8) 阳平调上升前略带平伸,实际调值为 113。阴去调为高平调,但有时略为上升,调值为 45。

(9) 长沙话城区口音因年龄不同而有差异。老年人口音分尖团,“秋”:ts' iəu ≠ “丘”tɕ' iəu。中青年人口音不分尖团,“秋丘”同音 tɕ' iəu;老年人多有 oŋ、ioŋ 韵母(通摄字及曾梗撮合口部分字),如“东”toŋ,“兄”ɕioŋ,中青年人归入 ən、n 韵母。此外,老年人中年人有 ŋ 声母,青年人多归入零声母或 l 声母。

(10) 长沙话城区与郊区口音存在差异。郊区有卷舌音声母,声母 tɕ 组(知章组)与 ts 组(精庄组)对立:“知支”tsɿ ≠ “资淄”tɕɿ。此外,北郊咸山撮字韵母不同:“含寒”x ə̃ ≠ “航”xɔŋ。

概括地说,长沙方言是长潭方言片的代表,长沙方言语音与普通话区别最大的是声母中没有卷舌音 zh、ch、sh、r、n、l 相混,f、h 不分;韵母中没有后鼻音,in、ing 不分,en、eng 相混;声调中保留有入声,而普通话的入声已消失,派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中去了。长沙人学习普通话这几项最难,也是最要下功夫的。

又如关于常德话的声韵调(采用国际音标注音),该书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说明^[2]。

(1) 声母说明:常德方言有 19 个声母(包括零声母),不分尖团,n、l 不分,匣母有一部分念成 f,日母往往念成 ŋ,舌面浊擦音 z 只管一个“锐”字。

(2) 韵母说明:常德方言有 41 个韵母。e 和 x 相拼时,中间有个过渡音 ə,如“黑”(xəe)。yn 中间有个过渡音 ə,如“军”(tɕyən1)。

(3) 声调说明:常德方言声调只有四类,和普通话调类相同,但调值除阴平相同外,其余不同。古调类演变至今的分合情况也不完全一样。常德方言平声分阴阳,阴上和次浊上组成上声,全浊上归去声,去声不分阴阳,清入和次浊入归去声,全浊入部分归去声,小部分归阳平。

常德方言是西南官话区的代表。常德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最大的区别是声母没有卷舌音 zh、ch、sh、r、n、l 相混;韵母有儿化韵,但卷舌太后了一点儿;声调方面最明显的是去声,常德话去声是高升调,普通话去声是全降调。另外,阳平应由低升调变为高升调,上声应由低降调变为高升调,上声应由低降调变为降升调。

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主要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方面,因此,推广普通话语音,是用普通话声韵调为标准和规范,纠正方言中不符合普通话规范和标准的声韵调。对照寻找方言中存在的非规范的声韵调,有针对性加以辨析和纠正,是湘方言区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要维度,是湘方言区人们学习普通话的必由之路。

二、湘方言声母系统发音之缺陷与辨析

从声母来说,湘方言区的人们在学习普通话声母时,在以下几个方面最容易犯错,需要特别注意。

1. 区分清音和浊音

普通话大都是清音,只 m、n、l、r 四个浊声母。湘方言中,有的还保存了比较系统的浊塞音、浊塞擦音和浊擦音。袁嘉骅在《汉语方言概要》中指出,湘语有“一套完整的浊塞音、塞擦音和擦音”^[3],在老湘语方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双峰话、湘乡话等保留了大量的浊音。针对此种情况,有人指出,湘语“古浊音声母今逢塞音和塞擦音时,无论保留浊音或是清化,不管平仄,一般都念不送气音”^[4]。

举例说明:

方言里念浊塞音、塞擦音的平声字,在普通话里一律念送气清音。如排、培、袍、盘、盆、旁、朋、皮、谈、唐、题、条、田、庭、团、同、狂、奇、桥、强、才、曹、残、层、存、从、茶、柴、潮、陈、除、床等。

方言里念浊塞音、塞擦音的去声字,普通话里一律念不送气清声母。如败、倍、暴、办、部、道、豆、蛋、弟、调、电、定、度、惰、兑、段、洞、跪、共、轿、旧、件、近、具、字、在、造、赠、坐、罪、赵、占、丈、助、重等。

方言中念浊擦音的字,普通话一律念清擦音。如扶、父、肥、烦、饭、坟、房、凤、河、胡、孩、豪、后、华、祸、怀、回、汗、痕、杭、红、患、系、夏、谢、校、袖、现、象、行、熊、蛇、树、时、绍、受、淮、善、神、似、随、颂等。

2. 分辨送气音与不送气音

在普通话中,送气音与不送气音是相对应存在的,如塞音 b、d、g 对应塞音 p、t、k,塞擦音 j、zh、z 对应塞擦音 q、ch、c,前者不送气,后者送气。湘方言大都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两套塞音和塞擦音声母,这与普通话类似,但是方言中这两套声母的使用范围不一样,因此,需要做大量的正音工作。个别地方,如临湘话里面没有送气音。

在湘方言里,相当多的塞音和塞擦音都要念成浊音,而且送气不送气的问题又常常与清浊问题搅浑在一起。在浊音地区,人们学习普通话,在克服了清浊问题之后,还要注意送气与否的问题。在清音地区,问题可能要简单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送气与否的范围与普通话不完全相同,需要学习者细心分辨。

3. 区分 n 和 l

湘方言里有 n 和 l,但是大部分地方在读音时,存在 n 和 l 不分的情况。各方言区的情况也各异,有的只有 n,有的只有 l。有的地方 n 和 l 都有,但是和普通话不完全对应。因此,所有地方都要注意区分这两个极易混淆的声母。如常德话里面,“恼”=“老”,“难”=“兰”。在长沙话里面,也是这样,“恼”=“老”,“奴”=“炉”。

在 n 和 l 不分的地区,有的读音毫无规律可寻,这需要学习者下苦功去读练记。有的勉强可以找出一些规律,如长沙方言区,可以普通话四呼为区分条件。开口呼、合口呼中,n、l 不分,齐口呼、撮口呼中,普通话念 n 音的,这些地区念舌面鼻音[n̠]。普通话念 l 声的,这些地区 n、l 随便念。这些地区最好记住普通话 n 声母字,一方面因为 n 声母字少一些,容易记一些;另一方面,因为普通话还有一部分零声母字在方言中念 n 声母,和 n 声母字混在一块儿。记住 n 声母字,就可以把它们区分清楚^[5]。

记忆一些代表字的读音,依此进行适当的联想和类推,有一定的辅助效果。如那——娜娜,恼——脑,南——楠喃,尼——呢泥妮,扭——纽妞,奴——努怒,等,都是 n 声母的字。记住前面可以有助于记住后面的字音。同样,拉——啦拉,腊——蜡,洛——落络骆,老——姥,娄——楼篓,狼——郎廊朗浪,里——理哩厘,利——梨莉俐,林——琳淋,等,都是 l 声母的字。记住前面的范字,可以轻松分辨后面的字音。

4. 区分 f 和 h

湘方言中有 f 和 h 两个声母,但发音范围和普通话有差异,还有一些地区不分 f 和 h。如湘乡话都把 f 读成 h,于是“扶”成了“胡”,“方”成了“夯”。平江人读“逢”和“红”时,声母都是 f,而长沙人读它们时,声母都念成 h。

下面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字,学习的时候,记住它们,利用联想和类推,很有效果。如声母是 f 的有:夫——夫肤芙扶,付——符府俯腑腐附附,伏——茯袱,甫——敷辅傅缚,孚——孵擘俘浮,福——辐蝠副幅富,分——芬粉份忿纷纷,凡——矾帆,反——饭贩返,番——翻,方——芳房防纺访妨仿放,发——废,伐——阀筏,风——枫讽疯,等。声母是 h 的代表性例字有:华——哗桦骅,乎——呼,胡——糊湖葫弧壶,虎——唬,户——护沪互,灰——恢,回——蛔茴,会——烩烩绘,唤——焕换,昏——婚,荒——慌慌,皇——蝗惶惶惶惶,红——洪哄哄,等。

熟记这些例字可以帮助我们记忆,但是实际情况要更加复杂一些。学习者一定要根据自己方言的具体情况,仔细辨别,细心体会。

5.学好 zh、ch、sh 和 z、c、s

湘方言区大都没有卷舌声母,在个别有卷舌声母的地方,它的分布范围又与普通话不完全对应和一致。因此,在没有卷舌声母的地区,学习的难点是读准卷舌声母。在有卷舌声母的地区,学习的难点是注意方言中的卷舌声母与普通话卷舌声母不一致的地方。

学习 zh、ch、sh 时,仍然可以采取记住一些代表字,然后利用这些代表字进行类推的方法。对于一些仅因声母相区别的字,尤其是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字,是分辨的难点。如摘(zh)花——栽(z)花,正(zh)品——赠(z)品,主(zh)力——阻(z)力;木柴(ch)——木材(c),初(ch)步——粗(c)布,触(ch)动——促(c)动;商(sh)业——桑(s)叶,熟(sh)语——俗(s)语等。其中,哪些字是读 z、c、s,哪些字是读 zh、ch、sh 的,学习的时候可以采取记少不记多的办法,可以提高效率。

湘方言区人们学习普通话声母,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还有一些地方,也值得注意,如声母 r、j、q、x 字的读音,零声母等。在湘方言里,有一些现象非常有趣,如“孩子”的读音同“鞋子”,益阳话里有很多的边音 [l],“长寿”的读音同“长路”。这都是由方言中声母的发音问题引起的。可见,到一些具体问题内部,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需要仔细分辨。

三、湘方言韵母发音之弱势与规范

普通话韵母有 39 个,按结构可以分为单韵母、复韵母和鼻韵母。学好普通话,准确掌握韵母的发音很重要。从韵母的构成特点可以看出,韵母发音主要靠元音体现,如单韵母。元音发音关键决定于开口大小和发音部位。这是学习单韵母的关键。

复韵母的发音关键在于,“复元音韵母在发音过程中,开口度、舌位、唇形由甲元音的发音状况滑向乙元音的发音状况,复韵母的发音特点是从一个元音滑到另一个元音的过程中,舌位的高低前后、口腔的开闭,唇形的圆展,都是逐渐滑动的,不是跳动的,气流不中断中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形成一个整体”^[2]。组成复韵母的元音在发音过程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从结构上来说,发音时,韵腹要清晰响亮,韵头和韵尾则比较轻短。

鼻韵母的发音与前面两种不同。前鼻韵母的发音技巧是,发音时,先发元音,然后软腭降下,增加鼻音色彩,舌尖往上齿龈方向移动到抵住上齿龈作发 n 的状态,直至整个发音过程完成。后鼻韵母的发音技巧,发音时,先发元音,紧接着使舌根向软腭移动发 ng 的音,直至整个发音过程完成。

湘方言区学习普通话韵母,需要注意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好单韵母 -i。舌尖前元音 -i(前)湖南各方言区都有,而舌尖后元音 -i(后)大部分地区没有。它是跟在 zh、ch、sh、r 后面的,因此,没有 zh、ch、sh、r 的地区也就没有 -i(后)。这是学习舌尖后元音 -i(后)的诀窍。

(2)学好复韵母 ai、ei、ao、ou。这四个都是前响复韵母。湖南有些方言区在读这四个韵母时,常常念成单韵母,丢失元音韵尾。读前响复韵母时,要注意舌头和嘴唇的动作变化:舌位由低到高,唇形由大到小。

(3)分辨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鼻韵母中容易读错的大都是成对的,如 an、ang, uan、uang, en、eng、ong, in、ing 等。

湖南大部分地区 an、ang 相混,如“担心”和“当心”同音,“胆”和“党”不分,“兰”和“郎”分不清。uan、uang 相混的情况和前者差不多。克服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加强练习,记住一些常用字音,利用偏旁类推帮助记忆。如韵母 an 的字:半——伴拌拌,反——返饭贩,旦——胆但担,南——楠喃腩,等。韵母 ang 的字:方——仿房放防访妨,唐——糖塘塘,冈——刚纲钢岗,昌——唱倡娼猖,等。

en、eng、ong 也容易相混,而且各地相混的情况不一致。如长沙话里,“森”sen“僧”seng“松”song 完全相混,都念 sen。方言区的人们在练习韵母 en、eng、ong 时,要有意识地寻找一些对应规律,同时掌握代表

偏旁和汉字,进行类推。如韵母 en 的字:门——们闷扞焮,本——笨奔,申——伸神审神绅,贞——帧桢侦桢,等。韵母 eng 的字:风——疯枫讽,更——梗哽哽哽,奉——捧捧,曾——赠增憎,等。韵母 ong 的字:东——栋冻,农——浓侬脓,共——供拱龚恭,宗——综棕粽鬃踪,等。

in、ing 相混的情况在湘方言中比较普遍。在长沙、常德等地,绝大多数念 in。在邵阳、桂东等地,大多数念成 ing。方言区的人们学习 in、ing 时,要寻找对应规律,掌握一些代表字,进行偏旁类推。如韵母 in 的字:心——芯沁,林——淋琳霖,禁——襟噤襟,因——茵姻涸氤,等。韵母 ing 的字:丁——盯订钉顶叮叮,名——铭茗酪,青——请清情晴靛箐,定——锭啖淀,等。

四、湘方言语音声调之类比与差异

普通话声调具有区别意义的重要作用。如“公里”和“功利”,两个词的声母、韵母完全相同,只有声调不同,于是,词语的含义就不相同。湘方言与普通话声调的差异,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调类多少不同,普通话只有四个声调,湖南方言有五个声调、六个声调、七个声调。但西南官话大部分地区与普通话相同。二是调值不同,这是最主要的差异。三是大部分湘方言有入声,而普通话没有这个声调。”^[6]

1. 调类的差异

湘方言和普通话调类的对应关系比较整齐。各个方言区大抵都是有规律可寻的。如长沙方言有 6 个声调,去声分阴阳,入声独立成调类。长沙方言的人学习普通话,关键是把阴去字、阳去字和入声字的声调读准,其他和普通话都是比较对应的,即方言的中平调,普通话念高平调(阴平),方言中的低升调,普通话念高升调(阳平),方言中的中降调,普通话念曲降调(上声)。去声分阴阳两类,其中念高平调的阴去字,普通话念高降调(去声),如变化、世界等;念低降调的阳去字,普通话也念高降调(去声),如舅父、部件等。方言中念中升调的入声字,声母是 m、n、l 和零声母的,普通话念高降调(去声)。掌握这些对应规律,大部分的问题就解决了。

以湘乡话为例,它有 5 个声调。其中阴平调和普通话调值相同,其余四个调都与普通话有区别。方言中念低升调的字,普通话念高升调(阳平),方言中念低降调的字,普通话念降升调(上声),方言中念高升调的阴去字,普通话念全降调(去声),方言中念低平调的阳去字,普通话也念全降调(去声)。

西南官话区的一些地方,如常德和吉首等地,调类和普通话一样,都是 4 个,但调值有差异,要引起注意。

2. 调值的差异

调值是声调的实际读音。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别,最直观的就体现在调值上。有的方言与普通话调类相同,如常德话,但调值不同,读音差别仍然很大。湘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既要读准调类,关键还要读准调值。比如将长沙话和普通话的调值作比较,长沙话阴平的调值是 33,普通话是 55,长沙话阳平的调值是 13,普通话是 35,等等。

念准普通话调值的关键是多念多练。听是前提、基础,自己练习、多说才是根本。在这个方面,没有捷径可言。

3. 读准入声字

普通话已经没有入声字。“入派三声”,入声字已经分派到平、上、去声调中去了,而湘方言地区大都有入声字。

读准入声字,首先要知晓自己方言中哪些是入声字。长沙话里入声字的调值是 24,如六、八等。邵阳话入声字的调值是 33,平江话入声字的调值是 42,等等。

读入声的常用字数量不多,大约六百多个,学习者主要通过记忆解决,再适当参照前人总结的经验。

五、湘方言语汇特征之表达与应用

学习普通话,语音是最外在、最显著的难点。但是,克服了语音难点,还是无法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这是因为,语言表达是以词汇为基本意义单位的,如果不掌握普通话语汇,就会出现用普通话语音说方言语汇的情况。在普通话语句中夹杂方言语汇,会使人觉得别扭,不地道,这不是纯正的普通话。比如长沙人说“我老倌来了”,这句话里就使用了方言词汇,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我丈夫来了”。因此,学好普通话,除了克服语音难点以外,还必须克服语汇难点,即掌握大量的普通话词汇,这样,在表达思想感情的时候,才能够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湘方言区的人要说好普通话,必须注意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差异,找出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对应规律,分辨哪些语汇与普通话相同,哪些不同。尤其是不同的词汇,一定要记住相对应的普通话词汇,这样才能够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

湘方言语汇与普通话的差异表现在多方面,有意义方面的差异,有形式方面的差异。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

1. 异词同义

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对应关系,可以分为多对一、一对一等几种。如祁阳话说“冒得事”,意思是“没关系”,属于一对一。东安话说“抹胡”“邈邈”,意思是“肮脏”,属于多对一。

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是方言构词法与普通话不同导致的。一些在普通话里是单音词的词汇,而方言中则是双音词,方言词汇多一个词缀。如方言词语的“刀子”,普通话里是“刀”,方言词语中的“蚕子”,普通话里是“蚕”。一些在普通话里是双音词的词汇,在方言中是三音词,方言多一个词缀。如方言词语“茶子树”,普通话是“茶树”,方言词语“底脚下”,普通话是“下面”等。还有的方言词汇的构成顺序与普通话词汇的不同,甚至顺序颠倒,但意义相同。如方言词汇“气运”,普通话里是“运气”,等。

2. 同词异义

方言里的一些词汇,和普通话词汇的构成一样,但意义不同。如“韵味”,普通话里是名词,而长沙方言里可以作名词,可以作动词,如“韵下子味”,还可以作形容词用,如“很韵味”。又如“发狠”,普通话和湘方言都有“下决心、不顾一切”的意思,这是它们的共同点,普通话里,它还有“发怒、生气”的意思,湘方言里还有“努力、刻苦”的意思。这个词语在普通话和方言里,既有共同的义项,又有各自特殊的义项。

还有一种情况,即一些方言词语在普通话里没有对应词语。这样的词语虽然数量不多,但在方言里却是非常具有表现力的词语。

方言语汇与普通话语汇存在如此多的差异,学习者一定要知晓普通话常用语汇与方言词汇的对应关系,尽可能积累较大数量的词汇量,以便在运用时能够得心应手,转换自如。以长沙话为例,略举一些如下:

爸爸——爷老子/爹爹;傍晚——断黑/煞黑/晚边子;
不料——冇想到;不得了——下不得地;
不时——时刻子;不怎么样——不算么子/并不何里
苍白——嘎白;除夕——三十夜间子;
厨房——灶屋;小孩儿——细伢子;

六、湘方言语法应用之习惯与甄别

“语法是语言的结构规则。”^[7]只有遵循一定的语法规则,人们才知道怎样组织句子,也只有依据相应的语法规范,人们才能够领会句子,理解意义。与前面分析过的语音差异、语汇差异相比较,湘方言与普通话的语法差异较小。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法和句法方面。

1. 词法

湘方言在词的构成方式、组合方式上与普通话有一定的区别。如湘方言词汇,构词时喜用词缀,不仅数量多,而且频率高。其中用得较多的有“子”“场”“公”“婆”“崽”等。普通话的“孙女”,方言是“孙女子”,普通话的“飞蛾”,方言是“飞蛾子”。普通话的“不好看”,方言里是“冇看场”,普通话的“做不好”,方言是“冇搞场”。

从具体词性来看,形容词的区别最明显。长沙话里有些很有特色的词语如“嫩白的”“墨黑的”“刮瘦的”“搨胖的”“扞细的”“灭劳的”“沁甜的”“喷香的”等,多是形容词。与普通话形容词相比,长沙方言使

用形容词时,喜用夸张语气,从而达到强化的效果。普通话里也有形容词的强化形式,但强化方式不同。普通话里,修饰形容词的一般是副词,如“很好”“非常漂亮”等。而长沙方言里,修饰形容词的可以是名词(如“梆硬”),也可以是动词(如“喷香”),还可以是形容词(如“嫩白”)等。

除了形容词,湘方言在代词、副词、量词和助词等方面都与普通话有一些差异。如普通话的疑问代词“什么”,长沙方言是“么子”。普通话说“汗不停地流”,长沙方言是“汗直个流”,方言里的“直个”是副词。普通话量词“只”或多用于动物,或多用于某些成对的东西中的一个,或用于某些器物,但在湘方言中,“只”的使用范围广得多。它可以指人、事、物等,如“一只仔仔”“一只手”等。普通话里的助词“着”“了”“过”可以表示时态,比如“他吃过饭了”,长沙方言说:“他吃咖哒”,用“咖哒”表示动作已经完成。

2. 句法

句法方面,湘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句式和语序两个方面。

汉语是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词序和虚词是非常重要的语法手段。就词序来说,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句子中的词语位置有一定的顺序,如果位置不对,句子的组成不对,意思就会不清楚。二是由相同词语组成的句子,词序不同,意义就不一样。湘方言语序和普通话大部分相同,但也有些自己的特点,如状语后置、宾语补语的位置、否定词位置、双宾语的位置等。普通话的状语一般位于谓语前面,如“我不知道”,湘方言状语后置,说成“我晓不得”。普通话的补语是动词或形容词后面的连带成分,一般位于中心词的后面,如“我知道我对不住他”,湘方言则会说成“我知道我对他不住”。普通话的双宾语,一般是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如“请给我一杯茶”,湘方言则相反,说成“请把杯茶我”。

还有一些方言语序,与普通话差异较大,如普通话说“我力气小,背不动你”,湘方言则说成“我有力气,背你不动”,宾语插入到了句子结构内部。在长沙话里,“很”“净”“头”“后”等用在句子中的时候,语序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普通话说“很好地睡了一觉”,长沙话说“睡咖一觉很的”。普通话说“不要老抽烟”,长沙话说“不要抽净烟”。

句式方面,普通话和湘方言差别较大主要是把字句和被字句。普通话说“把地打扫一下”,湘方言说“拿地扫一下”。普通话说“饭碗被他摔碎了”,湘方言说“饭碗捞他打烂哒”。

总之,上述比较并未穷尽全部可能,即使已经提到的也只是概括性的,具体情况需要方言区的人们根据自己方言实际细心体会、甄别,找准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和区别,提高学习效率。

参考文献:

- [1] 陈晖,鲍厚星.湖南省的汉语方言[J].方言,2007(3):250-259.
- [2] 曾毓敏.湖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6,18-20,32-33,78.
- [3] 袁嘉骅.汉语方言概要[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102.
- [4] 侯精一.现代汉语方言概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123.
- [5] 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方言普查组.湖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53.
- [6] 王中一.普通话[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88.
- [7] 邢福义,汪国胜.现代汉语[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8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 Three Dimensions Hunan Dialect and Chinese Mandarin

FENG Chuanshu

Abstract: Promoting Chinese Mandarin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policy of our country. Hunan is a key area for practicing this policy in China. Chinese Mandarin should be promoted according to specific conditions of dialects. We nee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correct those that are easy to make mistakes. The difficulty in promoting Mandarin in Hunan province is to overcome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dialect and Mandarin. It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and grammar. Since each dimension has its own specific content, mandarin learners need to carefully understand and think about improving studying efficiency.

Key words: Hunan dialect; Chinese Mandarin; three-dimensional comparison

(责任编辑:文建)